

云南古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几部别集

李 怡 革

在古籍分类中，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后，将文献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以次部类。古代文学书籍均著录于集部当中，又有别集、总集之分：别集以存人为主；总集以存文为主，在四部典籍内，集部数量大大超过经史子三部。所谓别集，是与总集相对而言，即将个人诗文汇合为一编行世。别集之编辑有作者本人自编者；有作者之后嗣或亲友为之编订者；有其门人或后学编订者，编辑方式有分集编订，分类编订及系年编订等。但自来编辑别集者，在遴选标准上各有尺度，有的只着眼于功业彪炳之人物；有的则推重于道德文章著称之贤者；有的只讲求词藻有可传之美的篇章；有的则侧重于为诗富于涵蓄妙悟的意境。而于少数民族人物之诗文则鲜为世人关注与裒集，故《四库》所收屈指可数，公私庋藏书目著录甚少，为使一些虽生长边隅，而著有义正载道之鸿文、咏物写景之诗篇的少数民族人物之别集隐而复出，兹就所知见者，以“叙录”体例进行著录，并继承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目录学传统，加以评介推荐，期冀达到以录存文存人的目的。

《李中溪全集》十卷

（明）李元阳撰。李元阳字仁甫，因世居苍山十八溪中，故号中溪，太和（大理）人，白族，嘉靖五年（1526）进士，由翰林院庶常出知江阴县，擢监察御史、荊州知府等职，遇事直言敢谏，不畏权势。后因事罢归，乃居家潜研性理，晚年旁及佛学，与唐

顺之等相善，他们相互商榷诗文，往来酬唱，即杨慎所称“七子”之一。曾编纂《万历云南通志》及《大理府志》。取材精审，为明代云南地方志中的上乘之作。是编乃李氏所著诗文，原名《中溪家传汇稿》，万历八年（1580）巡按刘惟、金沧道胡僖为之刻印行世。此本为大理周霞搜获之抄本，由陈荣昌交付李根源刊入《云南丛书》，前半版心题《中溪诗集》；后半版心题《中溪文集》；卷首题《中溪家传汇稿》；书面则题《李中溪全集》。今从书面题名著录。编中诗四卷，文六卷，诗文皆分体排比，惟诗以近体在前，古体列后，按惯例不免部居倒置。卷一为五言律及五言排律；卷二为五言古风；卷三为七言律诗及七言绝诗；卷四为七言古风；卷五至卷六为序；卷七至卷八为记、碑；卷九至卷十为墓表、墓志铭，行状、书、启、说。卷端载万历八年刘惟《序》及李选所撰《行状》，次载民国初年赵藩、李根源、施汝钦三人《序》，卷末有万历八年胡僖《跋》。李氏诗风致生新，音节入古；文则根底磅礴，一以致用为主。胡僖在《序》中说：“今读所为诗歌，半属山水幽趣，非亲至其境者不能。其他序、记、志、铭诸作，议论感慨，一自胸中流出，且起伏顿挫，波澜层叠，殆十八溪之所以为文，而谓非得溪山之助不可也，故观于先生汇稿，而苍洱之大观备是矣。”张履理谓其“词旨清隽，风格流美”。初彭龄评称“中溪所为各体，触绪生新，言中有物，人谓其学香山长公颇有似处，亦风雅正宗也”。李元阳的一些诗，比较贴近现实，反映民间疾苦，如在《苦雨叹》中写道：“檐溜滴不绝，寒意入衾绸。哀彼茅屋人，相向双流涕。玉桂悲粒薪，宁思身上裘？门无丁壮儿，徭役何时休。”能写出这样爱憎分明的诗句，实属难能可贵。《滇南诗略》收其诗 50 首，《文略》收其文 42 篇，《滇诗拾遗》收其诗 215 首。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及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《杨宏山先生存稿》十二卷

（明）杨士云撰。杨士云字从龙，号宏山，别号“九龙真逸”，太和人，白族，由解元登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进士，选翰林院庶

吉士，先后任工、兵、户科给事中、监察御史等职，后因见“当途非数候不得见，阍人非重赂弗得通”等官场恶习，乃以病辞归。家居二十余年，坐卧小楼，万卷横存，题名“乾乾斋”，盖取《易》君子终日乾乾之意，环堵萧然，但仍手不释卷，清介贞坚，不慕荣利，究心理学，兼工诗古文辞，旁及经世致用、天文、历志、律吕诸书，尤擅长于诸子庄老之学，究学有所心得，皆一一形诸歌咏。平日与杨慎、张含、李元阳等友善，名在“杨门七子”之中。此《存稿》由李元阳编订，由其孙杨德于万历末年镌刻付印，后传本渐稀，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赵藩在乔后井得原刻本于士云之后裔，于光绪末年交李根源用铅字排印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辑刻《云南丛书》，又收入“初编”。在全书十二卷中，前十卷为《诗稿》，后二卷为《文稿》，内分：卷一至卷二为咏史诗（咏人者占十分之七八；咏图籍、文物、史事及滇云掌故者占十分之二三），体多为七绝；卷三至卷四系以诗咏天文、历志、律吕及经世致用，为平日流览诸书有感而发，“备遗忘，无关词术，故后人以为不能以诗视之”；卷六载读诸子之诗，多五言绝句，有一题而作数十首者，本卷中还有《地志韵诗》26首，用七绝写成，于滇西山川人物沿革多所咏及，每诗间加附注，足资考证；卷七至卷九为古、近体诗，以五、七言古风居首，五、七言绝诗次之，五、七言律诗殿后；卷十一至卷十二为文，载序、记、议、辩、赞、颂、题跋、墓铭、碑表、祭文及杂著。卷端有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浙江按察使司杨应东《序》及杨德刊书《识语》，并附李元阳为杨士云所撰《墓表》。杨士云为诗，不仅描写自然景观，抒发抱负襟怀，也还有一些反映生民疾苦，忧时悯农的作品，如在《紫笋茶》中写道：“顾渚山中紫笋茶，年年入贡拜金沙。湖中太守诗章在，一片哪知万姓嗟？”因此杨德在《识语》中说弘山主张诗“要须洁净胸次，反复吟哦，随文寻义，使此心有所感发兴起处”。也就是说要“诗言志”，不能无病呻吟。云南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及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《木氏诗集》六种

(明)木公撰。木公字恕卿，号雪山，又号万松，嘉靖六年袭丽江土知府，纳西族，在本民族中，人称“阿秋阿公”。由于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明朝在通安、巨津等州一带设立社学之后，丽江纳西族人更有条件接受汉文化，木氏封建领主还聘请汉族文人为其家庭教师，教授其子弟读儒书，写汉字，因此《明史·土司传》载说：“云南诸土官知诗书，好礼守义，以丽江木氏为首云”。木氏自阿良以后不仅在当地多所建树，被明王朝视为安定边疆的重要力量，而且木氏家族世代文化素养都比较高，“以文藻自矜，声振士林”。仅就木公而言，就撰有《雪山庚子稿》、《雪山始音》、《万松吟卷》、《仙楼琼华》、《玉湖游录》、《隐园春兴》六种“别集”。保山张含，大理李元阳、贾文元，新都杨慎均为之撰《序》，各书之版心均镌刻有“玉湖精舍”字样。木公曾于雪山之南建“万松园”，度藏经史，吟咏自娱，故这些别集中所收的诗篇，从意境到创作手法，文学艺术水平都比较高，堪称“缘情绮靡，怛怅切情，多模拟垂拱之杰”，“其秀句佳联，纷出层呈”。五言如“云移山似动，风送叶如飞”，“断猿哀晓日，穷雁映秋空”。七言如“月钩映水鱼惊钓，风遂横舟雁落沙”，“野渡漫寻残雪压，江行远带夕阳帆”。不仅语言俊逸清新，意境旷宥深远，而且通过纤细入微的形象思维描写，给读者鲜明的画面，因此李元阳称其诗“得乐府音节”；杨慎称其诗“辞精意婉，写景如绘，体句俱新”，并为之编订《雪山诗选》。清初钱谦益的降云楼曾度藏《木氏诗集》原刻本，曾评论说，“希风附响，比于长卿盛览”，而且在明中叶的民族诗人中“恕卿实为之前茅”。朱彝尊编《明诗综》，沈德潜编《明诗别裁》均收有木公诗，《滇南诗略》录其诗46首，《丽郡诗征》录其诗57首。云南省图书馆藏嘉靖刻本。

《居易轩诗文钞》八卷

(明)赵炳龙撰。赵炳龙字文成，一字云升，剑川人，白族，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举人，自幼谦谨好学，工诗古文词。金沧道

杨畏知聘司记室，击败沙定洲，多用其谋，后随赴广东肇庆行在，桂王授吏部主事，迁户部员外郎，随蹕至贵州安隆所，因孙可望杀杨畏知，愤然挂冠归里，隐居于向湖村之楸园，名斋“居易轩”，自号“楸园老人”，以弹琴赋诗自娱。《剑川州志》有传，称赵氏著有《诗文抄》八卷，但已散佚，是编乃其裔孙赵联元所辑，凡四言诗 61 首，辞 1 首，乐府 13 首，五古 11 首，七古 2 首，五律 6 首，七律 4 首，七绝 2 首，文 7 篇。诗皆取法风骚，得三百篇之遗意，多寓君国身世之感，悲怨悱恻，读者凄楚。如《去故都三章》之末章写道：“去故都兮，岁月其沉。人之云亡，禾黍行吟。我心之永贞兮，惧愆修而黍亲。”可以概见，因是，其后人赵藩曾有诗咏云：“薄命篇成泪满襟，湘累哀怨楚骚心。若从煨烬收遗佚，一卷珍藏抵万金。”赵炳龙与昆明高应雷谊属师友，诗简往来频仍。今是编中尚存高氏诗 5 首，并有赵氏为《澹生诗抄》所写的《序》。《丽郡诗征》收录赵炳龙的诗较是编多出《易轩小楼》等 5 首，盖是编刊印后才发现，故未录入，后为赵藩编入《诗征》。《滇诗拾遗》将是编所有者全部采入。卷端收《州志》本传，并载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蔡元燮《序》、李玉湛《序》及光绪六年（1880）赵联元辑书时《跋》。云南省图书馆藏钞本、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长沙刻本及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《北征集》一卷

（明）禄洪撰。禄洪字霄宾，宁州（今华宁）人，彝族土官禄竹居之子，竹居捐馆，洪袭爵任土职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建州女真起兵，王中丞檄兵入卫，禄洪率精锐三千抵都门勤王，适围已解，奉旨防守密云墙子岭口，军纪严明，甚为兵部所重，既以滇省不靖，奏请还师保境，声震六诏。禄洪克承家学，博通载籍，具武韬文才，善诗赋，兼工书画，为诗气格雄华，风骨挺秀，滇中武人能词令者以洪为第一。因与董其昌、陈继儒以文字相师友，是编卷端载董、陈二人《序》，首载《砧声赋》、《蝴蝶赋》、《战场赋》三篇；次载古今体诗 60 首；末载《云涛谷记》、《醉心斋记》

两文。所著诗文，时有奇气，而五七言绝句佳什尤多，其他文赋及五七言律诗则不屑谨守绳墨用韵，颇有创新。因其诗文多为入都时所作，故以“北征”为名。从编中记昆明诗僧苍雪《自南中寄虎丘浣花诗社诗》赠洪，禄洪报以诗云：“江左名区想至今，遥闻上已共登临。坐分礪石千人满，引到流觞几曲深。此会长安传社草，并谁声价动词林。风尘我已愁为容，抚剑空成塞上吟。”由此可知禄洪与苍雪为方外交、诗文友，二人均工于吟咏。此集虽仅一卷，卷端题“云间陈继儒眉公选”，既称“选”，可见禄洪诗文当不止此。是集本已纠工锓板，但遇明清鼎革，未能付印行世，仅留有清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，今易见本为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《马梅斋先生遗集》二卷

（清）马汝为撰。马汝为字宣恒，一字宣永，号梅斋，元江人，回族。与昆明王思训、石屏陈沆交谊最深，同受知于浙江谢存峨、济南吴克庵两学使，以国士待之。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，历任国史方輿路程三馆纂修，学行为皇帝所知，馆阁一时推重。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出典湖广乡试，迁大理寺卿，后归里奔父丧，不久起用补贵州铜仁知府，后辞官回乡，筑丛桂山庄，以诗文自娱，擅长书法，其墨迹为世所珍。是编卷一题名《诗遗》，载古近体诗79首；卷二题名《文遗》及时人追慕之诗。此本原为吴茂才家庋藏，宝庆人刘达武知元江访得，加以增辑，并于所增辑之诗加注按语，又附《杂识》若干则于后，采辑经过情形悉记之。以后赵藩又从《滇南诗略》中采补马汝为的古近体诗4首、散佚诗3首、文一篇，交由辑刻云南丛书处刊入《丛书》之“二编”。马汝为所作诗文，梁书农认为“天机畅发，清新流动”。如《谒兰隐君诗》写道：“访古来谒兰公祠，菜花满地草杂之。人往风微三百载，循墙细读渔村碑（按：康熙间李澄中撰有兰隐君碑记）。先生高卧鹿山里，明月清溪钓烟水。梅妻鹤子想遗风，仿佛孤山林处士。当年王骥征麓川，虚怀问计草庐间。船从山过麓川破，胜算远定西南边。荒祠无人荐蘋藻，古墓寒烟满秋草。枕

边无梦到公侯，我爱先生诗句好。”音调铿锵，尤为编中翘楚。今云南省图书馆藏辑稿本、抄本及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《点苍山人诗抄》八卷

（清）沙琛撰。沙琛字献如，号雪湖，太和人，回族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举人，官安徽怀宁等五县知县，在怀宁“筑广泰纤长堤，渌水乡二十年无潦事”，人称“所到任处，俱有惠政”。是集编订后曾于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付梓行世，卷端有嘉庆九年（1804）桐城姚鼐、江左履石庵、怀宁潘瑛、宁州刘大绅等人《序》，次载作者《自序》。民国初年，沙氏外曾孙王廷治请唐继尧、任可澄、倪惟钦等再为之《序》，并用铅字排印，后又收入《云南丛书》。沙琛的诗，一是写人民的生计疾苦，如《秋雨解》，写农民遭受夏旱秋涝的惨状。二是以奇语奇气写景状物，如《兰沧江归自神洲渡济》，为此刘大绅在《序》中称“始吾甲戌秋读献如荒山纪游诸诗，气奇情迈，绝众离群”。三是怀古诸诗，颇具风骨，如在《淝水怀古》中写道“千古旌旗压寿春，谢玄撑掌竞无秦。可知百万投鞭众，不及昂春卖畚人。两晋山河存一战，八公草木走群神。围棋太傅真潇洒，早办苍生赖此身”。为此姚鼐在《序》中称“今献如方以吏绩显，而又兼诗人之高韵逸气，幽洁之思，隽妙之语，峰起叠出，信乎滇之多奇士也”。云南省图书馆藏嘉庆十一年刻本、嘉庆二十三年增订刻本、民国四年排印本。

《雪楼诗抄》六卷附《赋抄》一卷

（清）马之龙撰。马之龙字子云，号雪楼，丽江人，回族，赵藩撰写的《马子云先生传》称其“少慧好学，试辄前茅。喜谈天下古今利弊，思有以匡济于世。嘉庆末，吏治日腐，而西洋英吉利输鸦片入广州，浸进遍中国，滇处边远，害尤及之。子云慨然草《去官邪除鴆毒论》千馀言，于提学试经之日附试卷上，讽以入告。提学骇诧，以狂妄违功令，褫其衿”。由此可见马之龙不仅博学多识，品概高洁，而且是一位敢于为天下先的云南人，就因为提出“除鴆毒”，写过“禁乌烟”便被取消了秀才资格，以布衣

终。以后便无心仕途，“乃佩红毛剑，腰铁笛，浩然辞家作汗漫游，足迹遍十三省”。铁笛是他最擅长的乐器，当时丽江另一位纳西族诗人牛焘善弹琴，世人便有“牛琴马笛”之誉。据说马之龙到湖北后，在黄鹤楼上吹响了一支久挂多年的长笛，并即兴吹奏一曲纳西古乐《别时谢礼》，惊动四座游人，围观者无不连呼啧啧。马之龙出游归来，在省城谋职未果，只好回到丽江故居，生活到六十七岁与世长辞。吴存义提学使重其品学，亲为题写墓碑。是编收马氏嘉庆九年至道光十六年诗作，共古近体诗 504 首，卷六后附《雪楼赋抄》一卷，赋四篇。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刻印于昆明，辑刻《云南丛书》时遴选 209 首，题名《雪楼诗选》，刻入《丛书》。他的诗写得神气清朗，雅洁浏亮，如《洞庭吹笛》写道：“平明挂席去长沙，薄暮君山看落霞。无那一声烟竹裂，洞庭秋色满天涯”，堪称得乾坤彻骨之精蕴。云南省图书馆藏道光十六年刻本及《云南丛书》本。

此外明代纳西族诗人木青的《玉水清音》、木增的《山中逸趣》；清代彝族诗人高翥映的《妙香国草》、鲁大宗的《听涛轩诗抄》；白族诗人王嵩的《乐山集》、杨载彤的《嶰谷诗抄》等别集，在云南诗文坛上，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。

这些云南古代民族诗人别集中的诗文，一是不仅得中原诗篇之意境与神韵，属文则讲求经世致用，而且在题材、意境、用语上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边疆民族的雄浑、豪放与挥洒的风格；二是不论诗或文，从内容上看多心系民瘼，忧时悯农，对老百姓的生计利害，寄予无限关心与同情；三是不少诗作及文章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之委屈隐微，敢于针砭时病，这在史志资料中是难于找到的；四是着力讴歌云南山川景胜及民族风物，乡土气息浓郁，而且状物抒情，一本自然，体句隽永清新，可激发人们爱乡之情；五是不少诗作虽宗性灵，但力主有感而发，直抒胸臆，切忌无病呻吟，较好地继承了司空图的“须于味外辨咸酸”的主张；六是有的诗人潜研佛学，把释家之顿悟与诗家妙悟

完美结合，使诗最富禅意，征到释家最上乘。总之，不仅丰富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，也反映了云南民族诗人对滇文化的卓越贡献。因多历年所，这些别集传本渐稀，更弥足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

《释名疏证》正误一则

清代毕沅的《释名疏证》第四卷《释采帛第十四》：“绢，矩也。其丝矩厚而疏也。”《疏证》：“今本矩皆作矩，讹。段云：‘矩，古坚字，当从彡，臣声。’《玉篇》引成公四年郑伯矩卒，今《春秋》作郑伯坚，矩亦矩之讹。《玉篇》音古千、古两二切。《初学记》一音古费切，费乃贤之讹也。”

按，《疏证》所谓段云“矩，古坚字”实误，与《说文》紧字下段注不符。“矩”即紧字，“矩”是紧的别体，“矩”并非古坚字。今按《说文》卧部紧字下段注为：“紧急双声，此字别作矩。《玉篇》引成公四年郑伯矩卒。古千、古两二切。考《左》作坚，《公》作𠂔，《谷》作贤，则别本作矩，切古千必矣。臣声与𠂔声一也，而顾书讹作矩。《释名》云：‘绢，矩也。其丝矩厚而疏也。’是其讹久矣。《集韵》养韵作矩，举两切。先韵作矩，紧也，经、坚同，经天切。是宋时故有矩字，特丁度等不能用正矩之讹，又不知即是紧字耳。《春秋》郑伯矩，《释文》不载，考经字者所当知。”

• 赵德明 •